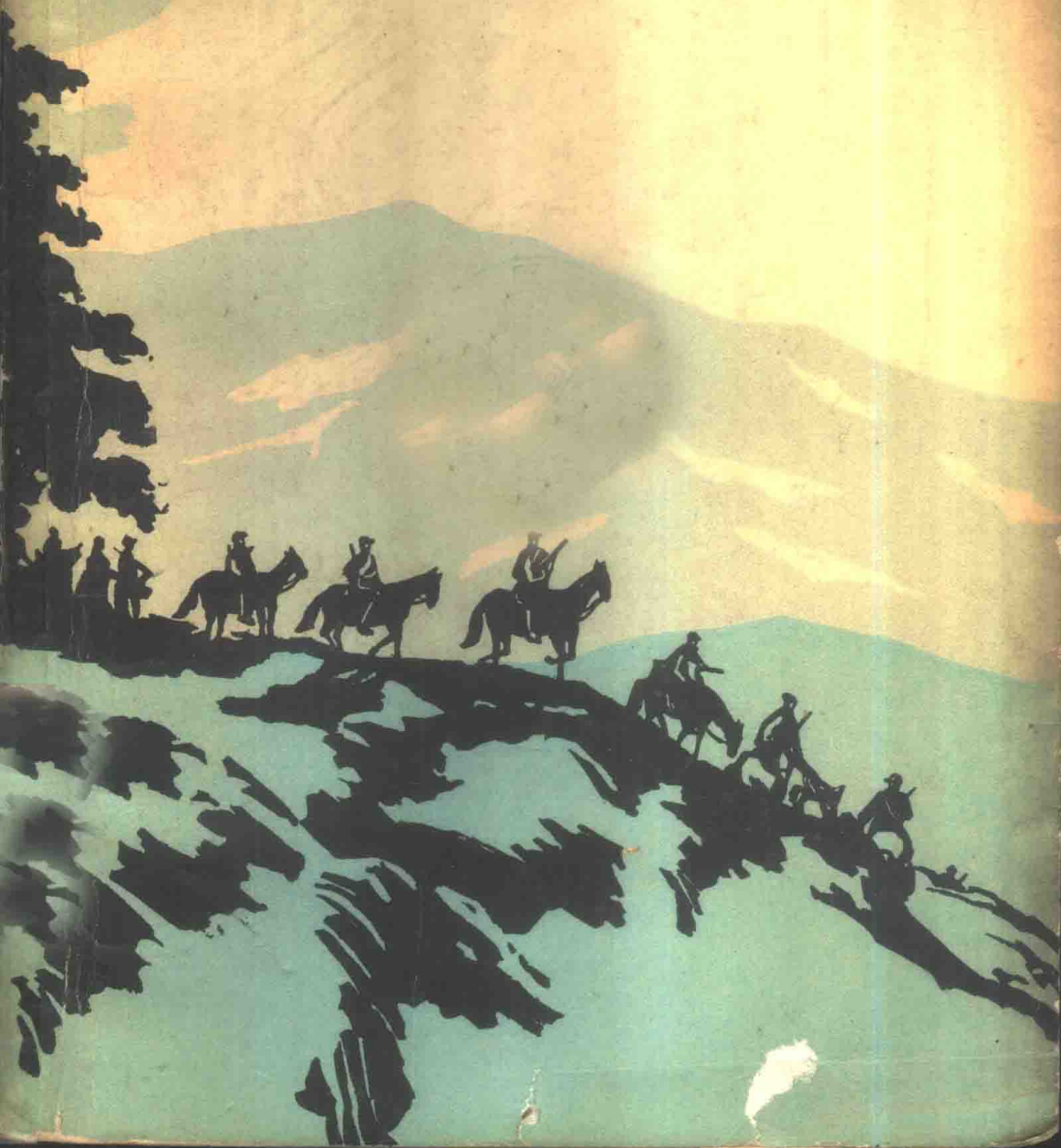


悬崖峭壁

魯塞夫著 严繼中譯



壁 峭 崖 悬

〔保〕魯塞夫著

严繼中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Харалан Русев

По Стърмнините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年俄译本转译

悬崖峭壁

原著者 [保] 鲁 塞 夫

翻译者 严 继 中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9 1/4 字数：187,000

1962 年 5 月第 1 版

196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2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974

定价：(八) 0.92 元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目 次

一	春天的早晨	1
二	危險的房客	8
三	告別	16
四	逃亡	20
五	接头地点	23
六	在警察分局	27
七	审問	30
八	會議	37
九	普通事件	46
一〇	迦巴烈村	51
一一	不速之客	58
一二	找到了出路	63
一三	村长	69
一四	迫害	79
一五	燒紅了的炭	82
一六	党小組	88
一七	悬崖峭壁	98
一八	香烟倉庫	106
一九	契約	110

二〇	友誼的交談	114
二一	史屈勞斯舞曲	117
二二	林務員	123
二三	營地	126
二四	游擊隊的軍事條令	135
二五	彼季奧	141
二六	高潮	144
二七	恐怖的一幕	151
二八	“公正的委員會”	159
二九	“強盜”	165
三〇	牧豬人	169
三一	馬諾耳	173
三二	比伏拉爾斯基的“社會工作”	179
三三	魚	187
三四	報仇	191
三五	騷亂	195
三六	早晨	202
三七	憲兵	206
三八	鎮壓	209
三九	戰鬥	217
四〇	城里	223
四一	麻煩事情	227
四二	煩擾	232
四三	同伙	234
四四	準備	237

四五	兵团	240
四六	战争	246
四七	攻击	255
四八	最后一次会议	260
四九	两个司令	262
五〇	起义	268
五一	堤坝溃决的时刻	274
五二	他们能克服悬崖峭壁	280

关于《悬崖峭壁》	286
----------	-----

一 春天的早晨

“是的。我是司令官。很荣幸，您是誰啊？……哦，早上好，茲拉杰夫先生，您起得早……”

警备司令巴腊諾夫机械地把他那錚光雪亮的皮靴后跟喀嚓碰了一下，迅速整理好肩章，坐到寬大的綠色沙发椅里，挺起大力士般的胸脯，仿佛远处跟他談話的人能在話筒里看見他似的。司令官的臉孔微微顫动了一下；他臉色紅潤，平时保养得很好，岁月已經使他一綹綹的头发花白了，但臉上却没有絲忧愁的皺紋。他矜持地微微一笑，把話筒往耳朵貼得更紧些，愉快地听着話筒里唧唧呱呱熟悉的声音。

“夜里的枪声准叫您受惊了，”司令官繼續說。“不仅是您，全城的居民都吃了一惊，不过馬上就会平靜无事的。問題在于……什么？……沒有！我剛才跟上校先生談过話。通知您消息的那个軍官，他知道以前的决定。我們认为用不着把大炮拖到那边去，因为可能会把邻近的建筑物毀掉，而且效果也不会好。为了对付三个人而派遣两个連队和炮兵，太可笑了。我們决定放火燒毀谷仓。这样不用劳师动众，而且更加……”

不对嗎？我們全估計到啦！……是的……好吧，我一定遵命……晚上仍旧在上校的办公室里最方便……再見，茲拉杰夫先生。”

司令官小心翼翼地擱下話筒，摸摸它那閃閃發亮的背面，在柔軟的沙發椅里坐得更舒服些。徹夜未眠的疲勞頓時消失，毫無結果地格鬥了十小時以後的緊張的神經也弛了，他心里感到輕鬆而舒暢。今天早晨，最受人尊敬的公民，有威望的社會活動家，頂有辦法的煙草商人符拉其米爾·茲拉杰夫，就首先想從他那兒獲得有關夜間事件的情報，並且願意跟他交換意見。

噼噼啪啪的卡賓槍聲，拖長的一排排機關槍和自動槍的射擊聲，办公室里清晰可聞，而當兩三枚手榴彈同時爆炸時，懸在桌上的玫瑰色燈罩便微微抖動起來了。

巴腊諾夫站起來，在寬敞的办公室里從這個角落到那個角落來回走了一陣，然後在敞開的窗前停下來。東方已經一片血紅色。縹緲的浮雲在地平綫上消散了。還未升起的太陽光把浮雲染成了光怪陸離的虹彩，把天際點綴得花團錦簇一片。隱約可覺的和煦的微風在睡着的城市上空吹拂。窗外，白色和玫瑰色的花瓣象雪片一樣，無聲無息地在空中飛舞一會，然後掉下，飄來一陣百花盛開的果樹的馨香。

春天來了！

溫暖而又晴朗的星期日開始了。

巴腊諾夫站在敞開的窗前，帶着一種漫不經心的神色眺望着殷紅的東方。只有當人們陶醉在一種絕美的景色中，或者沉浸在深思熟慮中的時候，才有這種表情。在他那冷冰冰

的灰色眼睛里，什么也辨别不出来。随后他转过身子，面不改容，显然是想结束自己的思索，轻轻地說道：

“对，这样更加合情合理！要末他承认跟兵营里的地下工作者有联系，要末就是死！”

突然，司令官诧异地侧耳倾听。他竟没有发觉枪声已经停止了。

巴腊諾夫走到凉台上。西边，在城郊那边，正是夜晚閃爍过枪彈火光的地方，现在飞舞着巨大的火舌，高空中一团团的黑烟向北滚去。司令官輕捷地转过身子，跑下楼梯。汽車正在門口等他。

“开到那边去！”他向伏在方向盘上打瞌睡的司机喝了一声，跳上了汽車。

汽車怒吼起来，在寂靜无人的街道上疾駛。

烟雾迷漫的谷仓附近混乱不堪。士兵們不按战斗的队形，成群結队地聚在一起，神經质地抽着自卷的紙烟。救火队员把水澆在半已燒毀的屋子上，有些地方，火苗往外窜出，它的热浪激起一簇簇的火光和灰烬。一团团的濃烟和蒸气繚繞在清晨的天空中。

巴腊諾夫跳下汽車，迅速地从小兵們身旁走过去，他觉得他們是一群漫无紀律的人。

在給手榴彈炸破的谷仓門前，躺着三具尸体。司令官象猎人判断猎获物那样，用經驗丰富的眼光向他們瞟了一眼。被击毙的人中一个是年青人，約莫二十三岁，就躺在他的近旁。这人穿一件短外衣，下身是高尔夫球褲，脚穿一双旅行皮鞋。痛苦与憤怒使得他那半張着的嘴巴扭歪了。僵硬的双手扭断了。

他的脚后躺着一具士兵的尸体，稍为旁边一点，一个身穿男子运动衣的姑娘伸开四肢躺在地上。姑娘的脖子和肩膀都浸在血泊中。左边，下颚底下和突出的、几乎还是孩子般的额头上，给火药灼伤的累累伤痕绽裂了开来。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注视着天空，仿佛渴望见到明天的光明。

“这是游击队吗？哈哈哈！”巴腊诺夫挖苦地笑起来。“都是些小家伙！伏耳柯夫，你认识这些人吗？”

巴腊诺夫对他讲话的那个人，正在灰堆里搜寻，竭力想找到一点有趣的玩意儿。他津津有味地搜寻着，连司令官的汽车驶到也不会发觉。直到有人叫出了他的姓，他才镇静地转过于痛的、颧骨高耸的面孔，向司令官迎面走去。

“是的，我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密探开始报告。“这个是卷烟工人尼柯拉·彼杰夫。那个是中學生塔尼娅，那个士兵……噫，见鬼，我忘了这个下流狗崽子的姓了。他是炮兵团的。”

“他叫斯拉伏夫，”司令官提醒他。

巴腊诺夫不动声色地、傲慢地向尸体走得更近些。他的目光不觉停留在女学生的血迹斑斑的圆脸上。

“一个道道地地的女傻瓜！”他轻声地说，猛然回过身来，又对伏耳柯夫说道：

“你用什么方法弄到这些成绩的？”

“按照卫戍司令的指示弄到的，司令官先生。”

巴腊诺夫不由自主地皱皱眉头，可是他并不见怪秘密工作科的执行科长。因为科长不可能知道，从速了结本案件的办法是由巴腊诺夫出的主意。

“当火焰和烟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伏耳柯夫继续说，“他们爬到门前来，就被我们的子弹打中了。只放了几梭子弹，他们就不声不响了，姑娘最后一个倒下去。这家伙，”他用脚踢踢卷烟工人，“已经冷了，我们好不容易才保住尸体没给火烧毁。但是……什么证件也没有了！”他表示惋惜地结束道。“火把一切痕迹烧得干干净净。”

一个宪兵走到巴腊诺夫身边，他谄媚地微笑着，神气活现地说道：

“小姑娘刚才还活着，司令官先生，她这样转动眼睛，”他试着表现奄奄一息的姑娘怎样转动眼睛。“我拿手枪又送了她一颗子弹，她就这么躺着了。”

宪兵笑开了，他的同伴们也赞许地哈哈大笑起来。

“傻瓜！”巴腊诺夫吼了一声。

嘻皮笑脸的宪兵不知所措，脸色转白了。

“这是个小小的损失，司令官先生，”伏耳柯夫插嘴说。“她已经快咽气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利用她来审问。”

这当儿，他们背后响起女人低沉的哭泣声，他们不觉回过头去。从陷在地下的古老茅舍的屋檐下面，果戈夫中校恶狠狠地拖出一个捆绑着的老头儿来。他那吓得毫无血色的脸孔就跟旧粗布衣服一样灰暗。农民急急忙忙套上粗笨的鞋子，迟疑不决地拖动两腿，费了很大的劲才保持身体的平衡。两个士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枪，默默地在被捕者的两旁走着。一个精疲力尽的女人跟在他们后面，她在绝望中两手乱抓，嚎啕大哭。

果戈夫中校是个粗暴冷酷的人，按照巴腊诺夫的看法，这

是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常有的品质。然而他愚蠢、迟钝，有时候对自己的下属太亲昵。巴腊诺夫对他客气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官阶较高，但心底里却在憎恨他。“这家伙不会尊重自己的身价，”司令官不止一次地想到这点。所以，当中校走近时，巴腊诺夫用对下级说话的口气向他说：

“中校先生，这是主人吗？”

“不错！”果戈夫恶狠狠地回答。“昨夜早该把他和小儿子一起押走，但是有些人发慈悲：‘他是病人，躺在床上，而且社会舆论会怎么说？’胡说八道！我瞧不起那些街谈巷议！我们枪毙人不仅仅是因为报复，而且还有教育目的。枪毙——这是教训，人们会牢牢地记住它。”

当中校说出“小儿子”和“枪毙”的时候，那个双手被捆着的人猝然开口了。他喘着气，用颤抖的嗓音说道：

“我的孩子呀！你们把我的孩子怎么啦？”

巴腊诺夫也不去注意被捕者低沉的喊声。果戈夫所责备的“发慈悲”，大概是针对司令官而说的，这使他感到老大的不安，因为，确确实实，“枪毙——这是一个教训，人们将会牢牢地记住它。咳，你这个笨蛋，这一次倒似乎还说得有点道理！”

“把这个家伙带到第三分局去！”巴腊诺夫吩咐宪兵们，他们坐在一棵开花的李树下的木头上。宪兵们一骨碌跳起来。

“聶斯杰罗夫中尉！”中校向在救火员附近忙碌着的军官喊道。“集合连队，带他们到兵营去。你们还在那儿搞什么？”然后他转向继续朝冒烟的木炭上拼命浇水的救火员说：“快些浇完水就滚蛋。”

“中校先生，”巴腊诺夫轻轻地說，一面含諷帶諷地微笑着

指指士兵們。“在您的士兵中間，一點也看不到有勝利完成戰鬥行動的熱情。您瞧瞧他們的臉，看看他們吸着自卷的煙卷兒的那副模樣。特別是那個矮個兒。”

“哪一個？伐西列夫嗎？沒關係。這是因為累了。唔……對他們也該了解清楚。”

他向司令官的那身合適美觀的制服瞟了一眼，在他的眼睛里閃爍着惡毒的光芒。“大少爺，如果他們纏在你的脖子上，你啥也搞不出名堂來！”中校輕蔑地思忖。

然後他心不在焉地瞧瞧巴腊諾夫，輕聲地挖苦道：

“噯，我們是直接從老百姓當中把他們拉來的，正在訓練他們呢。他們並不象憲兵那樣自願挨上我們的門來的。”

巴腊諾夫正要扭過頭去，中校對他憲兵隊的職務所持的態度，使他受到了委屈，但是，這當兒他的目光落在一具尸首上，冷不防使他哆嗦了一下。

“這是米哈依洛夫少尉嗎？！”司令官喊了一聲。

在谷倉的北面角落那兒，米哈依洛夫少尉躺在血泊中。子彈打中了他的後腦，打爛了前額，把鋼盔拋到旁邊。

“這是怎麼回事？什麼時候發生的？”巴腊諾夫帶着真誠的惋惜神情詫异地問道，當他發覺中校臉上惡毒的冷笑時，他愈加感到驚訝了。

“適當的機會除掉了一個不適當的軍官！”果戈夫冷冷地回答。

“遵照……”

“遵照上校的手諭。”

“啊！”巴腊諾夫喊了一聲，現在他已經確信槍斃這個軍官

是公正的。“簡直難以相信。呸，狗崽子！”于是他向死者的臉上吐了一口唾沫。“只可惜我們必須把他當作一個英雄，此外，還得給他的老婆撫恤金。”

城市上空響起了鐘聲，召喚祈禱者去做早禱。

“咱們走吧，中校先生，”巴腊諾夫建議，他們倆向汽車走去。“司務長，你派個衛兵，等候檢察長的命令，”司令官坐上汽車後命令道。

兩個軍官舒舒服服地坐定後，汽車便向市中心駛去。

二 危險的房客

伐西里·魯緬諾夫還以為他可以在半合法的情況下在城里耽下去。白天他躲在自己的遠親家里，晚上，在警察的宵禁時間來到前，便從家里出去，或者跟從前的朋友們會面討論工作，或者會見地下工作者。他的好心腸的房東已經不止一次考慮過：自從這位奇怪的房客搬進他們家後，可怕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了。

“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總睡不着，克留斯季奧，”每當魯緬諾夫晚上出去時，中了煙草毒的孱弱的女人就向丈夫抱怨說。“我很同情他，但是你想想，假如在我們家里把他逮住了，那我們怎麼辦呢？”

“不知道！”皮鞋匠冷冷地回答，一聲不響地抽着煙卷。

“有時候我想是不是直截了當跟他說，或者干脆把門關上，不讓他進來？讓他另找地方。”

“不行，”丈夫考慮片刻後回答。“我不願意為了我們使他

的女儿变成孤儿。”

每晚都进行这样的谈话。但是，一当门口出现了奔走得满面通红、笑容可掬的魯緬諾夫时，夫妻俩又亲切地邀请他们奇怪的房客吃饭了。

要不然，就是十二岁的伊凡卡和六年级学生彼季奥望着伐西里·魯緬諾夫。

对伊凡卡来说，从前伐西里是个淳朴而平凡的叔叔，她一年才看见他两三次到他们家来作客。现在她象看待一个非凡的重要人物那样看待他。对彼季奥来说，书本变得枯燥无味了。他开始努力读报纸，注意地图上军事行动的进程，报纸上的每一句谎话都使他愤慨。他怀着成年人的严肃心情走进黑暗的小屋，跟魯緬諾夫聊上几个小时。

有一天早晨，皮鞋匠走到魯緬諾夫跟前，吓得直打哆嗦，惶惑不安地选择最使人信服的词句激动地说：

“伐西里，你自个儿也看得出，现在连此地也已经变得危险了。必须想别的办法。”他略一停顿，补充说：“今天早上开始搜查，逮捕了许多人。他们正在搜查最可疑的住家。也许会上这里来。”

于是他沉默了，似乎在寻觅出路。

“你必须离开我们！”皮鞋匠终于低沉地说。

“我料到会有这种逮捕，所以已经给自己准备了地方，”魯緬諾夫撒谎说。

他这么说，显然是认为没有必要跟一个不愿意作牺牲的人纠缠。

“无论如何，我今天晚上一定走。”

“好吧，”皮鞋匠松了口气回答。“倘使你想出城的話，我們會給你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東西。”他走出小房間時補充說：“這些狗東西可千萬不要在你離開之前來才好。”

只剩下魯緬諾夫一個人了。他坐在硬幫幫的床上，忧心忡忡地垂下頭。腦海里浮起了許多問題，一個比一個複雜，一個比一個更難解決。誰給逮捕了？誰逃跑了？兩星期前被拘留的人中間有叛徒嗎？不錯，預料中的逮捕到來了，可是誰會想到來得這麼快呢。什麼都還沒準備妥當，就受到了突然的襲擊。噫，如果這次逮捕發生在一兩個星期之後，那時樹林就披上了綠葉！……

過了一會兒，房東又來探望伐西里了。

“這班惡棍心滿意足啦！搜查結束了，”皮鞋匠安慰道。“我上工去，你暫且安心坐坐。我把伊凡卡留下，假如有人突然闖進來，她會預先通知你的。如果我自己得到什麼壞消息，我也会立刻通知你。”接着他一面關門，一面補充說：“但愿他們不要再搜查。”

魯緬諾夫明白：克留斯季奧是在再一次提醒他，儘管表面上很平靜，但他不應該再指望房東的殷勤款待了。

皮鞋匠的脚步聲在大門外一消失，魯緬諾夫的小屋門口出現了彼季奧。他毅然說道：

“我不上學了。告訴我，叔叔，我應該打聽些什麼呢？”

今天，當彼季奧把自己完全交給魯緬諾夫支配時，魯緬諾夫覺得在他寄居此地的兩個星期中，從未經受過象今天那樣對孩子感激的心情。彼季奧輕輕的聲音熱烈而誠懇，他那藍幽幽的眼睛，坦白而直率地張望着，這叫孩子的父親帶給魯緬

諾夫的委屈情緒平和了些，魯緬諾夫站起身來，由衷地搖搖他的手，說道：

“好小伙子，彼季奧！……”

他給孩子指定了當前的任務，彼季奧就跑出小屋去了。

魯緬諾夫走進主人的房間。他那對習慣於黑暗的眼睛，給明亮的陽光照耀得眼花撩亂，不時地震着。他拿了一張報紙，坐在桌旁。女主人不在家，上市場去了。伊凡卡坐在窗畔，好奇地望着魯緬諾夫。她愈是感到父母的驚慌，就愈對這個人親熱可愛。小姑娘偷偷地注視他的臉。他的臉是長方形的，眉毛很寬，顴骨微微突出，臉孔上泛着健康的紅暈。在伊凡卡的孩子氣的想象中，總是出現魯緬諾夫的形象，她認為他逗留在黝暗的小屋里是一種不公平的嚴厲的刑罰，不知道是誰，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才處罰他。

“叔叔，你什麼時候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上街去啊？”她天真爛漫地問。

魯緬諾夫苦笑了一下。他覺得在女孩子的問題里，表現出兩個大人等待他離開的急躁心情。但是，在女孩子的瘦削嬌嫩的臉上，沒有一絲為父母的命運而担心的驚慌或者恐怖的神色。她那跟她兄弟一樣的藍幽幽的小眼睛，在修長的睫毛下活潑而又真摯地閃着光。

“快了，很快了！”他微笑了一下。

“啊，米娜婆婆會多么高興呀！媽媽前天說，達諾奇卡常常哭，老是問起你——你干嗎不上她那兒去呢？”

在伊凡卡嘹亮的聲音里和笑容滿面的表情中，蘊藏着多少兒童的無窮真摯的感情，使得魯緬諾夫懷着父親般的溫柔